初學記 十上

帝王總載 下

初學記卷十

唐東海徐堅選輯
明西河沈宗培參訂

帝王部

帝王總載下

哀策 魏文帝爲武帝策文 痛神曜之幽潛哀鼎俎之虛置舒皇德而詠思遂掘臆以莅事矧乃小子夙遭不造煢煢在疚嗚呼皇考產我昌晚

棄我曷早羣臣子輔奪我哀願猥抑奔墓
俯就權變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漫漫長夜
窈窈玄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幽薄既整
三官騶羅前驅建旗方相執戈棄此宮庭
陟彼山阿

晉張華武帝哀策文

咸大饗之無虧哀櫬俎之虛設
哀櫬辭曰欽
叩龍輴以長叫瘞靈輝之潛逝其辭曰欽
惟皇考體道之貞德作乾坤齊曜三辰應
期登禪協于天人上虞邠祀下惠兆民憲
章唐虞允得其津搜揚側陋故老是賓百
揆是序咸業日新恩從雲翔咸猶霆震江
海靜波岷岳無塵日月爲率服莫不來臣肅
慎奉貢越裳効珍化洽弊俗歸之至淳皆
在王聖咸亨百年哀哀皇考用不是蘇遊

厲彌侵景命殞顛合此昭晰即彼幽玄
瞻廓怙廓若無天終制尚儉率由典度華
幕弗陳器必陶素不封不樹所在惟固
法來世是則是則是慕大隧既啓吉日將征鐘
鼓雷震白虎抗旌龍蟠驤首良駟悲鳴倡
者振鐸挽夫齊聲背此崇殿將適下宮玄
宮窈窕脩夜冥冥光燈永戢門闥長扃
訴皇穹零淚屏營云誰能忍寄之我情絕
心頹隴永

晉郭璞元皇帝哀策文

永惟殿宇之廊
憑聖靈
寂悲彝奠之莫歆感鑾輅之晏駕哀袞表
之委衿痛聖躬之遐往長淪景于太陰乃
作策曰王之不極百六作艱鵾集夏林鯨
曜神淵懷愍失據海覆岳顛蠢蠢六合罔

不倒懸靈慶有底見龍在田誰其盛哉我
后先天大人承運聖明繼作德經海駭
命再廓仁風旁靡神化潛鎔庶物恩施居
範行約聖敬日邁玄心愈漠用物與化絕
擯羣畧林無帶才山無遺錯恩靡不被
靡不被芘若海域嶽塞慕義萬里同塵同
匪王誅凱凱遺黎京知其寄括終宇宙混
同天地曰功永年曰德憂隆泰何氛厲奄
集聖躬大業未恢皇陵未中天潛其見崑
類其崇巒小子勢孤孤十靡天何戴厭
地何憑恍惚極莫若存若終茂馬無聞
馬長夜聆有靡晞瞻顧失覩窮號昌言
心誰告何悲之哀何痛之酷嗚呼我皇
天之歲嗚呼哀哉邈然升遐叩安玄室

煌火龍赫赫朱韡終馬永潛局其有出明
訓長絕小子何述望阜增歔臨崩勸陳哀
無陟方痛過周密靈爽安之反晉闕撰人姓名
眞復質永合元漠終始得一

成帝哀策文

宸極寥廓聖靈遐之哀備物
之虛在痛永往之無期乃命
史官述德告辭其辭曰五德代興素靈啓
曜離光疊耀三辰重照明明我皇含貞挺
妙玄秀夙達展德妄違鳳棲遐邈神宇疑
夷文明外潤內綏舉無遺中鑒無幽
徽運隆汾陽道作亟拱靜恭清穆冥功日
用亹亹神軌固天俟縱爰在陽九皇綱中
替姦豎肆逆牢羅失衛升降艱難協應神
契靈祈既保顯揚天命雱雱朝聆兩儀開

鏡訓諸阿衡虛已納正九功潛流七德將
表方振宏羅稜威電掃芟蕩神衢一我王
道昊天不弔帝烏茲大悔天頹其儀地覆其
載大業未究神爽遷背哀貫三靈扁流萬
代爰初不豫大漸在躬啓手歸全神氣夷
冲凝哉達識體正履終袞龍既襲玉容斯
幽登鵠虛設觴爵靡酬墳籍莫啓聖跡誰
修冥冥我王神馬何游撫膺遐叫逝涕交
流三筮告期將歸陵墟陛殞羽翼庭納龍
輿玉輪動運錫鸞鳴衢錫鄉徘徊六驥跡
蹋輕雲蔭軌流風翼車哀哀同軌唯惟輓
夫長號永慕尤弔遠如大魂獨運終歸其
始我后永往寧神于祇悠悠上天煢煢唯
巳北然靡憑廓焉無恃目瞻今儀徽音在

耳晉闕撰人姓名康帝哀策文感廣厦之空寂悲俎奠之虛陳

痛皇神之邈遠哀靈景之長泯仰瞻宸極俯憑鸞軒五情摧裂號慟須冤遂命國史述德銘勳事以言頌功以名存其辭曰招拒降靈篤生我皇岐嶷妙哲幼有珪璋含貞發曜蘭風載芳厥初肇建宗國是創祇承師友執心淑慎徽猷愷悌金質玉潤固天所啓應茲靈運入繼皇祖龍騰鳳迅因假任物惟精委順穆穆我皇風流凝廣聽鑒遐照思心內朗應變無方從善如響矩儀可慮法物可象覆燾羣生靡物不養如何一旦神游靈爽仰攀擗踊觴物感想卜吉有期將即玄宮太常既建千乘列庭皓

皓輿服翩翩素旗笏簫寥唳挽夫齊聲六騏蹻躇蕭蕭悲鳴是用增哀雨泣沾纓痛貫五內哀切三情道隆名貴德享彌光灼灼皇猷終焉允臧垂美兆祀芳風休揚

晉閻撰人姓名

穆帝哀策文

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忽若布衣忘其矜尚體有示無德充神王冕旒兩橋委政元輔內倚公旦外仗尚父郗哉惟文赫赫惟武西廓岷河北清伊渚園陵聿修舊京式敘方振長旆風掃天宇休牛歸馬卷旗閉鼓俾我蒸民擊壤容與昊天不弔奄背辜士哀同遏密痛方割鉅日月不居神道之內三辰吉良五祿同休祖載華庭晏駕崇丘俯執饋奠仰攀龍輴茂茂蕭斐飄飄素旂感想平昔人懷崩摧如震洒涕成流

晉閻撰人姓名

簡文帝哀策文

同軌甲至內外成列素旗宿縣輼轅首轍執祖行于前殿奉靈輿而遷逝悲神宇之長違痛聖儀之幽翳攀龍輔以號慕撫素膺以泣血爰命史臣敘述聖德揚徽音于飛旌寫哀心于翰墨乃作策曰淳曜發暉皇曆攸膺聖祖啓運哲王遐承丞哉元后光我中興天基徙構朝陽再升皇矣聖考合一履中道心玄玄文明內融湛湛神儀穆穆靈風望之凝秀即之深沖爰在初齡至性自然水鏡一世堂室重玄惜惜素庭翳若丘園遂阿王室婉跡經綸時有汙隆道無屈伸如彼平流泯矣

其津大過之時皇德不競天人華心謳訶
徙詠時惟伊霍輔運以政欽若昊天祇此
明命龍飛九五享此萬國居宗舉契允恭
玄默綢繆哲輔虛已俟德天明方曜離輝
翳朗玄化誰陶蒼生曷仰四運忽其遥邁
日月飄以飛沈將窟神于玄宇遷玉輅于
中林背華殿之昭晰即幽隧之重深奉神
櫬以永訣邈終天而莫尋神怳惚其若寄
泣橫墜以流襟

晉王珣孝武帝哀策文

同軌畢至百司胥亞
法物夕陳輻輬夙駕親執饋奠長號永夜
懼穀刻之遄盡哀良辰之莫借悲宮宇之
寥廓痛聖儀之幽化太至德無名固理絕
稱謂然視史陳辭亦臣子所貴寄第情于

輬璽庶遺塵之髣髴其辭曰惟皇作極五
德迭運康實復夏武亦隆晉亶亶太宗希
哲其韻鏡之者玄撫之者順於穆皇考嗣
徽絕軌前聖後哲契合一揆心去其伐行
遺其美廢華任誠捨筌存旨惟深通志羣
方咸秩惟幾成務能事斯畢未若我皇至
則疾恢恢天網疏而莫失有以虛宰
少簡則可從易則不擾信及豚魚澤
兆湛然司契坐一八表園陵既衛威
林子來既構寢廟奕奕武曰止戈戎
役文教聿修有耻且格跡有遠邇感
深道之所被改色華音皓獸馴苑素
林殊柯連理異帶同根方融玄液陶
鑠斯民雲部候奏比屋思淳積祚莫應天

罰奄茲　太山頹構洪瀆竭津何殃之甚何酷之深自羅閔凶二氣代變霜繁廣除風廻高殿帷幙空張肴俎虛薦極聽無聞詳視罔見人神道隔吉凶有禮龜筮參謀延遂告啓史臣考吉警者在陛攀援忽忽惟兄及弟龍輿肅以引邁前驅紛以抗旒城闕儼以整列馳道亘以通修感乎昔之所幸豈期路之復由輶哀唱以翼衡駟悲鳴而顧輔遵華宇之嘶嘶即永夜之悠悠奉靈輴而長訣緬終天而莫收訴穹蒼以叫踊洞九內且若抽倘性命之可贖甘人自于山丘若泛大海靡始不終哲王遵世膏在道融昭哉我皇萬代流風良史式述德音不隆　宋謝莊孝武帝

哀策文　麗門洞啓璧馳道南除茨塗已徹鑾皇旌畛擎七緯之旗神幕而行雲沈萬國哀而素雷霣衣冠緬邈弓劒不追敢緝調頌髣髴希夷其辭曰樞電皇根月瑤國緒流裔丹陵蟬聯華渚二后在天大行纂武克睿克聖重規襲矩昭昭金式明明玉溫望雲其遠就日其尊雨零露湛冬煖春暄聲芳納麗道昭賓門上德無稱至功不器招悵四始優游六位綴響蘭深緝言瓊秘悠哉梁踐耿馬汾肆敬業開寓離經作翰鴻起荆河鸞游楚漢四瀆霑明江區承負陝左淸邪崇陰虛館地維不紐乾剛弛機義庭薄鉢紫路流飛

流血泯沒顧瞻川所孝貫樞極義震寰圖
誓鈒皇郊詔師牧甸七星締華五雲卷煽
雪怨園邑掃跡灑縣落聖宸蓋集寶龍見
王室多故國步方蹇淮濟列冠江荆毀冕
東楚亂常西華泊興動筭揮圖爰戡爰翦
浹宙斯澄紀區咸鏡倫風曉逸德星夕映
濟露飛甘舒雪結慶禎被動植信泊翔泳
馭禮克宣墜章必構方堂饗極圓流肆胃
南郊宮北清靈固瑶軒春藉翠華冬狩
經緯窮文克定盡武鄙上呈祥介丘載佇
在盈念允成功弗處榮鏡中世曷弈前古
睿業初遠鴻化方亭丹雲承日素景騰星
玉几夫襲綴衣在庭辭重陽之昭昭降大
夜之冥冥氣留炎涼史昭龜筮文物空嚴
鑾和虛衛動辰略之逶迤顧璧羽之容裔
出國門分大地向幽塗異身世龍旌鬱而
青槐遠鷲葭亂而白楊翳觀彻霜之變條
聽秋風之下蒂橋山紀雲穀林虧日輦道
結寒松庭畫密芝道迫軫上驤春巒萬寓
肅其北軨靈阿閒其深隘南維有時傾離
光不長鏡騰英聲于茂實方流華于無詠

齊王儉高帝哀策文

降階執禮泣血纏心感客臺之罷御哀恭
館之不臨仰神儀而邈絕視區物而悽陰
俾茲良史敬修舊則敢圖鴻規式揚至德
其辭曰靈源遥裔肇惟商丘聖躬寧夏賢
識歸周我皇踵武超冠前猷英風允迪德
音孔修月准敷仁日精表孝則地均和體

天合照外弘三五內降七教水祀將傾乾
維塢象弁長襲鼓磬屬響聲化已淪政
刑遂往國圖靡綱民規載爽康世以德揆
亂資武威以函霆潤以風雨六術允照四
義克舉自東徂北遐方即敘功被河濟化
隆江漢帝謨仰式王維佇幹改步藩屏來
登貢贄綢繆總章因循陽館昔在保衡君
達斯正爰在博陸亦鑒靈命放香以忠登
明資敬義煥金石功昭舞詠蠢爾荆漢悖
亂人經謀連樞禁兵接神坰禦奸以德禦
宄以刑獻捷宗寢飲至王庭政教雲行徽
猷下逝山鎮崇嶽苑茂朱草玉檢騰暉金
繩鬱寶天鏡既穆地紐既肅遐邇宣體表
裏交循乃咨斯民昧旦抒軸興文偃武繽

禹舊服所尚惟簡所寶惟資居尊爾約無
善不延膠庠載緝風軌克宣上洞清儀下
達玄泉聽覽閑日應物餘景怡慮以文接
心以靜鴻章晨映徽言夕永迹在區服情
深簀頴萬寓飡和百神受職梁甫欣儀云
亭望式輔德伊何奄捐民極嵩岳長頓宸
暉斯昃機照惟寂達鑒靡傷慎終惟始知
微知彰立言垂範玉潤金相瞻仰遺式哀
結流霜旋玉軫之徽鏡動雲旗之逶迤振
哀笳于八極響清暉于咸池顧應掖而稍
遠視機衡而長離風深遲而懷暮日惜惜
其若垂感衣冠于喬岳追弓劍之在斯悼
丁年之薄祐訴窮心于兩儀

梁沈約齊明帝哀策文 龍敏

既撤備物已陳瘞宮無夜夕燎終晨號環
鞏幄攀標應路容衛弗改斬檻如故望東
川而不追仰昊天而自訴列聖同軌謚法
闡聲爰詎掌牘式播遺英其辭曰五曜在
天遞作民主赫矣帝高蒸哉嗣武多難固
業殷憂啓聖時維我皇功符受命爰始濡
足坐運機深鵬逝風舉龍動雲陰之邸南
沂師豫西臨體茲大德懷此小心賓于四
門四門穆穆納于百揆百揆肅肅德浸莫
奈仁被比屋何遠何邇無思不服嗣君喪
道不式典謨神器業業事等瞻烏民懷爽
主后來其蘇皇天眷命授以籙圖臨朝凝
旒林旦不顯財酌前王擇其令典不言斯
應不行斯踐路臺靡營離宮弗宴春言廖
塹弘啓上庠軌儀四代祖述三皇德輝內
動英華外揚禮行樽俎義及幽荒仰庶天
德降年永久比極蓂光南山獻壽滄溟奄
竭嵩岱皆朽沴非昊穹惟余之咎攀龍訴
幾大隧玄玄厭世崇陛即宮下泉賓階已
遽素幕高褰徐闇洞啓蜃紼徐前背朱闕
以南轉乘翠龍而東度經原野之荒涼屢
西成之云暮伐金鼓以清道揚悲笳而啓
路極厚地而不追終蒼天而永慕蒼梧晦
遠脊徽不泯紀事寂寞龜書可循哲王違
世充播遺塵猗歟萬古曜光日新

北齊邢子才文宣帝哀策文

皇路啓扉輶蔽龍旗入校案部六殯
且引攀辰輅而雨泣仰穹蒼而撫心

悲風發而地彩愁雲興而景沈哲王垂範
有訓有則式奉詩言先數令德其辭曰四
象更運九天代名通三以王得一爲貞是
應玄德實啓蒼精風后之陳師尚之兵三
奇六合七變五成授戈推轂奠律襲行野
無完陳邑少堅城經營四海勃勃百姓之
蓋夕雍羽旄晨映地不掩瑞天不愛寶既
丹其產又朱其草莫黑巳素莫赤自能百
獸斯踊五靈載擾甘露褰濃青龍矯矯武
功巳暢文教未窮方偃峰堠銷戟藏弓蓋
光日月比祚華嶽而氣侵日下星闈虛中
奄捐朝市長奉華戎道宣未命義闡餘風
六辯巳散九旗方卷見容衛之虛歸知千
生之巨遠同乘雲而永逝異騎龍之更友

清笳奏兮野風急金鼓震兮日光晦于宮
悲而雨注崩國哀而露汝萬事同盡百慮
俱收劍舄未去衣冠自防音容巳謝神
教空留知與聲與至德當無絕兮千秋

沈炯武帝哀策文

望三靈而標目跡九地
而崩心哭仍几之將敬
慟祖塋之虛期黃屋夜而自曰掩紫極涵
而浮雲陰其鼎曰悠悠嬀水鬱鬱姚墟惟
帝之系在唐作厦正卿之後握此靈符剛
雲布族祥星結樞負茲大鏡未拾遺珠爰
初發跡斬蛇翰旅人定番禹載戡海滿承
釁而運席卷中流王室如燬乃合諸侯負
鐵誓衆釋位同謀俱登泳府實斷蚩尤道
濟一匡功歸四履爰總百官訓于天子儻

來有運事非獲已翠龜負宇赤雀銜書謳
問適夏禮樂悉虞負泉正位升賢受圖二
儀協序五緯同符 歌麟趾室詠騶虞奉
常走日太一 綱時月中備物方告祥瑞天
甘玉露地秀金芝休禎木荅靈貺徒欺吏
求穆卜詔絶良醫養疾輝失御天街祓蹕夏
利月帶宮車晏出洞閨移凶充庭罷吉閉
宵宵之窮燈去昭昭之旋日歸大暮之不
遇降幽宮而長卑正咸施告容成戒期文
衛如在蘭蕙相忘去理甲陌而東顧望隔山
而路遲思攀龍而沛而何之待
低昂之靈蕭春宿隱之空帷銅雀沒于脩
於平 隱于夫初創數歌之京音燎燿火
于通夕雍露落而暮日寒玄霜安而龍草

自銘功德于所常被徽音于鍾石迴天儀
于清朝研考而來格將戊寅與英聲鬱
氛氳于宗祏

陳徐陵文帝哀策文

茶車隨駕崦
嵫列綺翬成行擗歷格于冊哲攀龍帷于
紫庭旋遷祖第于屏闈拜勳感于明靈東京
飛其瑞露北陸霣其祥星乃詔雲臺之史
稽採咸淑之曲叶大雅于鳴金同藏書于
琴玉其辭卜若水傳帝靈風御民重光所
集世載于陳林矣 祖悠哉上昊蟬聯寶
胄暉煥郊禋我皇謨聖稱此家慶道王衢
鐫神斧懸鏡洛書天表河紀靈命納祿馳
芳賓門流詠禧陰克俄震野勤王亳道增
構豳風會員言瞻少昊實仗高陽駕彼軫

構清宮未央歡覃兆庶德洎遐荒穆齊高
宸！臨長樂肅肅承顏哀哀焉酌悼園恭
儉帝陵謙約大寶崇名無聞改作纂武升
遐遺愛宅蔡三湘九派瀰氣雲昏力折天
行千闕出門甘泉夜照細柳朝屯谷魁山
巨橫流爽源林赫赫英漢紛紛雄斷遍行天
下無遺神斧鬱歸江淮長驅巴漢九夷百
越留隨風漁北俘昆邪西獻尹軒荷負皇
極紛學庶機勤民聽政旰食宵衣服貴綈
皂無移鬻蘭唐山罷奏濮水韜徽訪採往
銷捷蹤又微世感中乎民維大畜外戶無
刑高拱垂衣降情儒術租疑懷庠塑御廡為
歡詩舞頌肅肅禮無二代樂備九成天資武
德油照文明璽履斯在幪巾自清連珠合

璧曜爽沈橋獸舞瑞像禽歌紀年載紀
遠王靈紛大候用占風虎中海外慢德褰
譯咸承紀帶是曰君臨斯為交泰白眉已
貴玄珠兆慎東河所榻北秋思征鼓各將
戒戀瑣未鳴星涯去楚日沴悲荆億兆何
曩穹昊遽傾大禹所胝重華服腊仰惟勞
務同斯違懌發夢無微照祈奚益聽茂陵
之鍾鼓抱橋陽之劒冒詎髣髴于宸儀終
纏綿于號擗三占以吉四海同奔列賜天
宇崩號帝閽千門啓于闔闢萬乘警于璽
轄槐風悲于華道松雨思于郊原鑾旅動
而虛蹕宿衛靜而空尊畢陌平夷流山塢
固紀無遷市廛有通樹經曰社之修途洞
青門之廣路思沛邑以東臨像周京以西

觀幾神不測性道難稱充窮靡寄孺慕奚
仰惟封云之與禪肅遺玉牒之與金繩揚
英聲而永久共
日月而俱升

陳江總陳宣帝哀策文 望蜀

緒而攀標弄龍鼓而慟絕發五紋而妻涼
迴三辰而移切風用岳而地維頓號咨蒼
昊天柱折于秋茂德萬世鴻名爰昭掌德
式序英聲其辭曰篇本紀宿姚墟天紀謳
歌承曆謀受終重規帝緒踵武王風名
比紀流清廟傳功我后不承思宏祖業治
政恭已臨朝疑默顏閟九功裁劃七德憲
章昭著威靈允塞爰茲發跡天步艱難達
華縣衛北碧應韓邪儀威右朝晃朝蹕所
蔭當璧縣顯大橫延喜授玉告喜飛旌神
器有奉性道無名詩頌庙丹樂舞邳日作
聲注歲式義洋溢理松總街凝情獨室巡
望如禮幽祇咸秩疆垂叛授閑徼麦劉治
兵丹浦獲醜青丘屠釣日授管庫方捷如
龍駕鼓獻雉焚表天必呈祥地節爰寶神
禽奇獸嘉穀靈草屈軼仙階飛黃伏皁綺
雲舒慶珠星照老廣敷丘素弘啓膠庠書
林吐藻文囿含鏘南洽侯衛北暢殷荒殷
羅自解周圍無傷金英掩色玉牀弗豫天
駟摧鑣上良失御鑄鼎奚益綴衣何處漫
漫幽夜冥冥上仙長寢拜日天意祈年寧
神卜兆晏駕迴天翊麟感应銀海埋田出
德陽之廣殿動繁笏之哀轉渡洛水之浮
橋望偃師之近縣背紫陌而未遠隱黃山

而不見鐘鼓晚而依依馬嘶風而戀戀平
原欲毀落照將垂鳳蓋飄而水暗鸞蹕聳
而山危哀地旗之舒卷聞翠野之參差烏
衣而驚曙松瑟瑟而吟枝思故鄉之絲
竹非昔日之損顏歸秋葉而無焉爲春櫻
而頻如此印已謝西陵宜戶歸共
南仁壽聲合都渡道而花開而莫朽
濟海而恒流並當年而莫朽

謚策齊謝朓明皇帝謚策文

卽惟皇業萬
式遵前世俾聖鴻猷
日月聖列方遠
吉辭莫宣且有來
以爲無名以化則
功所以永言配命寄
則彫書惠圖其
樹風聲伏惟合信四
以宗廟光照金鑾允
時齊光日月創開大

于登庸通機神于受命因時以傷藉九嶽
而輕舉天保既定運四海而高臨及開物
成務重維國紐風行草偃化往如神左賢
右戚內樂外禮招五材以教民平三驅而
在宥用能盛德殷薦美善斯畢皇矣之業
既孚蒸哉之道咸備景化方遠厥世在天
龜筮告期遠日無改仰則前王
俯詢百辟累德彌齊允極鴻名

連後魏溫子昇舜廟碑

嶽山不已龍門未
爲公感夢長人明敗
闢大道御世天下
九男執耜歷山耕夫
所以讓畔施罟雷澤
漁父于是讓川亦既
登庸以之納錄九官
咸事百揆時敘有大
功于當世集歷數而

在躬授文祖之命致昭華之玉班五瑞于
羣后禋六宗于上玄舞干戚而遠夷賓棄
金璧而幽靈應青雲浮洛榮光塞河符瑞
必臻休祥咸萃以君人之大德爲帝王之
藩首陟方之駕遂往若居之空不歸爰自
光民寘存舊廟既緝藥房遂鎮瑶席龍駕
帝服蓋依稀于慕舜交鼓絙瑟寘髣髴于
聞韶其辭曰虹氣隮雲姚虞誕聖樹陰未
陞帝圖已定乃賓四門以齊七政天眷功
高民歸德感治既蕩蕩化亦巍巍南風在
訢西環有歸嶷山未逝湘水
長遵靈宮肅肅神龍徵徵

後漢正固高祖泗水亭碑

皇皇大漢光自沛豐敢降若
符精感赤龍承運流喬襲唐
末風十木尺土無拔斯亭建號自基維以
沛公陽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凌霸受爵
漢中剏只陳東劉禽三秦陳張畫策蕭勃
翼終出爵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
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弘序將八十資述
振肱休勳顯祚永永無疆於皇舊亭留嗣
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與

後漢蔡邕光武濟陽宮碑

于室
中微哀平短祚莽臣干紀偷有神器十有
八年非命惡鄰天人致訓帝乃龍見白水
淵躍昆蟲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收兵
略地經營河朔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
文陟符瑞之徵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
乃以建武元年六月即位于鄗縣之陽五

成之所祀漢配天圜丘舊物幸國三十有三年方內又蠻夷率服遂狩泰山禪梁父皇代之盛迹帝者之上業罔不畢舉道德餘慶至下無窮先民有言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嬀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官實始于此歌詠邈遠哉所遇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丑瑋來在齋陛願見仙宮迨惟孝悌褒述之義用敢作頌具辭曰赫赫炎天爰曜其靈蕩生聖皇亂漢之微稽度虔則誕育靈姿黃蘗作慝參提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暘而飛禍亂克定羣凶殄夷臣復帝載萬國以經邦于四岳展義省方登封蹕禪升于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之劍彊

論漢賈誼過秦論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雍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包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縱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縱離橫兼韓魏燕楚宋衛中山之衆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

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天下諸侯已困矣及至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御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報怨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誅偶人天下已定始皇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徙也材能不及中人陳涉之才能不及中人才能不及孔子之才將帥之才能不及陳涉之才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山東豪俊蜂起而亡秦族矣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後漢孔融周武王漢高祖論

周武王從后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五十世俱有魚烏之瑞至高祖一身修德瑞遠有四呂公望形而薦女呂后夢雲知其處白蛇分神哭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刺

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遺祖也

後漢班彪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曆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既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光濟四海交世載德至于漢興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以授一揆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明神異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為眾仰所福繈天下所歸往未見違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其故以為

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此天下於逐鹿中據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暗于天道哉又不睹之于人事矣夫飲馬流涕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于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作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羅厄會窮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知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幺麽不及數子而欲罔于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于里之途燕雀之鷇不舉大龠之用桑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執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

練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為漢將而母獲于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之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神武有徵歷四曰寬明簡略五曰知人善任使如此以信誠好

正于聽受見者如歸人如川也從順流揚時如鄉也納于房之來扶足揮洗指麾生之說悟戍卒之言動懷士之情高四皓之名割陳膚之愛舉韓信于行陣收陳平于亡命英姿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昔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睹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自峣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周斯度而苟殊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殃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

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拒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二毋之所矣

魏王粲

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下終矣

鍾荀太平論

聖哲興盛天地交泰四族凶佞矣帝舜因之而二苗明灵矣禹又因而防風爲戮矣此二聖者之所人稱也經踵相承且二百年而刑罰未嘗一世而已也然則此三聖能乎三聖能乎則何世能致之乎孔子稱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者丹朱四凶三苗之謂也當紂之世殷周不小大好草竊好宄周公遷殷頑民于洛邑其下愚之人必有之矣周公之于三聖不能喻也三聖有所不化矣有所不移矣周公之不能化殷之頑民所可知也苟不可移必或犯罪罪而非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錯矣孟軻有言書信書不如無書有大而言之也刑錯之屬也岂億兆之民歷數十年而無一人犯罪一物失所哉謂之無者

魏曹冏六代論

昔者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共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先王獨知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用參同異而立洪是以輕重足以相衡兼并路塞逆節不生仅

其衰也桓文率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
人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
而復肅二霸之後侵以陵遲吳楚憑江負
固方城跳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
于寵懷逆謀消于居吻斯豈非信重親戚
任用賢能枝葉頑茂本根賴之至于王叔
降爲庶人管蔡餘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
王四十餘年秦據勝勢之地騁詐之術
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于始皇乃定天位
曉口若彼用力若此非深根固蔕不拔之
道乎漢祖奮三尺之劍騁烏合之衆五年
之中而成帝業至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
未有若漢之易者也夫代深根者難爲功
推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

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
所以不傾動而姦謀所以不易心者徒以東
年未虛受命于內齊代吳楚作衛于外向
使高祖踵二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
再傳非劉氏有也人魏之興觀五代之存
亡而不用其長策略前車之傾覆而不改
其轍跡子弟王空居之地君亡使民之失
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威權均匹夫
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
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

魏高貴鄉公少康漢高祖論

上問荀顗等曰有夏既衰
后相殄滅少康收斟尋之蹟高祖
拔起壟畝芟夷秦項考其功德誰宜爲先

顗等曰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
美猶為中興與漢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
祖已等以為優上曰少康生于滅亡之後
降為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兆有其謀卒
滅過戈復禹之績夏配天不失舊物非
自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收
一時之權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
因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
稷幾傾若與少康易地而處或未能復大
禹之績也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
也

魏文帝周成漢昭論

昭余以為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妃
之貽誨周召為保傅呂尚為太師口能言
則行人稱歸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
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流清玄流而
沐浴淸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
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啓諸金
縢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聖德
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夫孝昭父非
武王母非邑姜養惟益主相則桀光體不
承聖化不貽育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
之治所謂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
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年在二七早智
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有啓
金縢信國史而後乃悟哉夫使昭成均平
而立易世而化貿臣而治樂歌則漢不獨少周
而歌則漢不獨多也

魏丁儀周

成漢昭論

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孤家宰流言纔興此其艱險相似者也夫以發金縢然後垂泣與計日力使竟莽莽書明之淫逆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逖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陷人謗而不出周公賴天變而得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討重而況輕漢昭之優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茂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而論二王余與大始者

魏曹植漢二祖優劣論

客有問余曰大漢二帝高祖與光武俱爲受命撥亂之君此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爲先余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滅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酖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傾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然彼之雄才大畧俊德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傑士也又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睹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無天下有帝位流巨勳而遺元功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爲德也聰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信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爾

雷發赫赫神舉用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
掃殘神光前驅威風先拔軍未出于南京
旁亡髮于西都夫其蕩滌凶穢勦除醜類
昔順迅風而縱烈火驅白日而歸朝雲也
將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
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羣下欣
欣弱心聖德宣仁以和衆萬德以來遠故
質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服膺
自然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
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朴有羲皇之素謙虛
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
乃規弘迹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
以討功而棄殊比隆則事異於德則靡從
言行則無移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多卒

能捉乾圖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
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
書載其勳懿故魏陳王曹植魏德論元氣否塞
日光武其優也魏陳王曹植魏德論元氣否塞
玄黃憤薄星辰亂逆陰陽外錯四海鼎沸
蕭條沙漠武皇之興也以道凌戍義氣風
發神戈退指則妖雰順制靈弧雲舉則朝
揚蕃越唯我聖后神武蓋天威光佐掃辰
彗比彎首尾爭擊氣齊率然乃電比席卷
千里隱乎若崩嶽所乎若潰海區彼蠻夏
鑠爾弗恭陷我蕭斧簡武鋌鋒星陳而天
星振耀乎南封荊人風靡交益影從軍蘊
蘇勢襲利乘權蕩鬼區于白水掎矯制乎
遐川仰屬目于條支睇弱水之潺湲薄張

寫于大厦矣驃騎于祁連其化之也如神其養之也如春矣遠能邇誰敢不賓憲度增飾日耀月光跡存乎建安道隆乎建康於是漢氏歸美顧音孔昭顯禪天位希唐放堯上循謙謙弗納也發不世之明詔蕭皇居而弗秦踊北人之清節美石戶之高介羨昌金石神明以興埤祇致祥乾靈效祉於是羣公卿上功臣列辟率爾而進曰昔文王三分居二以服事殷非能之而用欲恭欲之而弗能況天網不禁皇綱圮釭侯民非復漢故人土非復漢故天下後嗣所謂勳成于彼跡于前陛下光美于斯民播和鬯殖靈芝定位于此者也將使斯民播和鬯殖靈芝鋼六稼挹醴滋遂乃凱風興於甘露匝時

農夫詠于田聖織婦吟而綜絲黃吻之齒含哺而怡飴背之老擊壤而嘻古雖稱乎赫胥曷若斯之大治乎於時上富于春秋聖德江海奇志妙思神鑒靈察方將審御陰陽增耀日月極頂祥于遐奧飛仁風以蒲惠既游精萬機探幽洞深消遙六玄兼覽儒林抗思乎文瀛之場囿容與乎道術之疆畔超天路而高峙階青雲以妙觀將參跡于三皇豈徒論功于大漢天地位矣九域清矣皇化四達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貞矣禮樂既作興頌聲矣囿將封泰山禪梁甫歷名川以祈福周五方之靈宇越八九于性素踵帝王之靈能流餘祚于黎蒸鍾元吉于聖王

晉陸機辯

亡論

昔漢氏失御奸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棋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戈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禮皇祖于時雲與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雜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遠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詩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民知禮樂將北伐諸葛詠鉏于紀旋皇輿于東巡天帝以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于逸軌赤心凶于人圖從政咨于故實播德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中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善斷斷東帛旅于丘園旌命交乎金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與人輔嶮猛士如林謀無遺諮舉無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與時而立於是請八代之禮蒐三皇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鋭望飈而奮庶尹盡規于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駭擾

于外閑明珠瑋寶耀于內府珍瑰重迹而
至寄玩應響而赴轄軒騁于南荒衝翻息
于朔野齊民免于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
虞而帝業固矣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
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
歷世而傲王師蹶運而發卒散于陳氏奔
十邑城池無潛師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
軍未決辰而社稷夷矣蹶忠臣發憤烈士
仇節將奚救哉大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
向時人之師無異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
前符險阻之利俄然不改而成敗貿理古
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又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士魏人據中夏漢
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掩交

賓曹氏雖功濟諸華亦深矣其民悲刻
公因險阻智功也尚矣其俗淳大吳恒美
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
崇遠矣其末賢如弗及恤民如稚子接士
盡盛德之容親係馨冊府呂蒙于
戎行推誠睿于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
我獸量能授器不患人之我逼地方幾萬
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陳其器耕其
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耕其區宇
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將興巨有弘于茲
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
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于常驗則可
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易曰湯武革
命順乎天 玄曰孔不極則治不形言帝

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有焉孫權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指其參者也夫四川之萌非無參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未政之策易循也不與而禍遺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

主陛至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議以先力又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

所以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秦之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

則其難不足惜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晉干寶晉武帝革命論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大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怕皇栗哇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荒世及以一民也堯舜以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得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也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又晉紀總論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太祖創基之初籌

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
深隩有如城府而能寬裕以容納行任數
以御物而知人善採拔故賢愚咸懷小大
畢力爾乃取節文于農隙引周秦于行役
委以文武各喜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
公孫淵內夷蜀爽外襲王陵神略獨勝征
伐四方維御羣后人構在已屢拒諸葛亮
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軍之勢軍旅屢
動邊鄙無虞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
世宗承基人召集英俊內欽謹寇外
潛謀雖各而有授必兆淮淝再授而許洛
不震咸雖異圖用光前烈然後推轂鍾鄧
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用天符人事
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

名器崇于周公樹勳于伊尹至于世祖
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簡法仁以厚下
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緝
熙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
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
策至于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仗王杜之
決汎舟三峽介馬陸陽役不二時江湖來
同掩唐虞之舊域收正朔于八荒太康之
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
亩行旅草舍外閉不閉雖太平未洽亦百
代一時矣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擅
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
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天
下者大器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理勢重

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打其人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魚龍之趨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賢刑罰以威之故衆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盡力廉耻篤于家閭邪僻消于胸懷又況可奮臂人呼聚之以于紀作亂之事乎如之朝寡酧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無俗淫僻趣向失所學者以能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當官者以苟空爲高而笑勤恪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其嶷嶷以爲灰塵而相訴病矣由是

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匿奸于貨欲之途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其婦女若櫛纖維皆取成于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故皆不耻淫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天下共之非又況責之明四教于古修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如室之斯構而夫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也國將亡本必先顛其末此之謂乎

隋李德林天命論

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天下之重不可妄據軒初四帝周餘六王

藉勢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于堯舜若遇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墨不代蒼並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皇天則黃神抗衡其上則黑帝就敵頡羽誅秦摧漢宰神州角逐爭驅盡虛力而無就也其餘數起妖妄何足數者若使四凶執八元之試三監懷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佗河間歌之類上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訪問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猶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詠天烈史其不烹臨歷代共左傳河間獻史其不戒慎何哉蓋積惡既成心自絕于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于誅戮天隼其鬼思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臣正直目擊于舉士當罰參于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光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苞藏禍心不殲其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位尊而心愈下祿厚而志彌約納寵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于此則奸回不至謙光滿復義在知幾古凶由人妖不自作夙沙則王雖惡敝民盡知歸有齒則始為波扈終而大限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而自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也我皇承基誕膺天命原圖御寓敷化弘道是以逆道代勞以治易亂絕繩綸之貢法

唐太宗晉武帝紀論

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淳風而反淳雅好自言留心採摭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商則以簡而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畧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時民和俗靜家給民足卑修武用思啓封壤決仲算于深衷斷却圖于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樵虜削跡兵無血刃楊越爲墟遐邇近代之不通服崩王之不服禎祥頻應風教肅清天地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未備而不爲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視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庶可長存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干升降行先迎下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而導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愈遠所向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兇暴懷奸忘忠而權權楊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遂至宮車晚出諫闕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疏連兵竟滅其本棟梁迴忠而起僞權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以至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壬敵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邦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于前所以貽忠于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亂國不可以安

也二國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奸謀迷王渾之爲策心屢移于衆口事不定于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年今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林大下者功之大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二世而成業延三葉以安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虧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于初而鮮令終于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慨焉

又隋高祖論

夫帝王受命非因衆人所舉既乘運而來不可倖冒侵劫之勢各異或雄圖內斷英謀外決海縱山容如覆如載磊磊落落眞帝王者